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回 黃衫客一劍誅妖 紅線女單身殺盜

話說黃衫客自飛雲洞借土遁法來至混元湖邊，湖中忽起大風，來一怪物，張口作浪，急舉袍袖拂時，退他不得。看看逼近岸旁，黃衫客忙將兩足一登，踏空而起，往下瞧看是何妖物。那怪已似覺察，昂起斗大頭顱，兩目灼灼，宛如兩道金光，直沖霄漢。霎時間，忽又把頭向水底一低，支咧咧大吼一聲，湧起一陣急浪，足有數十丈高，向黃衫客直淹過來。黃衫客說聲「不好」，在著空中使個大鵬展翅之勢，滴溜溜向東南方旋了開去。這怪見仍舊淹不著他，又在水中昂起頭來，把口對著黃衫客一張，噴出一股冷氣，好似雪練般一條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慄。且此冷氣之中，隱隱似有巨靈掌一般大的五個指爪，斜刺裡向黃衫客抓來。黃衫客到此地步，暗想：「我因憐這妖魔，不知修煉幾千百年始得在此混元湖中仙凡交界之處占穴而居，再數百年，功行到時未必難成正果，所以不忍傷害於他。如今這樣肆惡，若再讓時，深恐反遭不測。只不知他究竟是個水族中怎麼東西，有此怪異，未可輕敵。」遂雙手向空打一稽首，說一聲：「上蒼好生，不是偏我黃衫好殺，但今日水怪興波，逼人太甚，不得不一開殺戒，願為當世除妖。」說罷，伸手向袍袖中一招，颯的飛出一把劍來。但見一道寒光，向著那怪口中所噴冷氣直貫過去，敵個正住。其時，半空中恍如有兩條白龍在那裡廝鬥，約有半個時辰，不分勝負，黃衫客見了大怒，起右手並著三個指頭向那仙劍一指，口中喝一聲：「捷！」說也奇怪，這劍起在空中打了三個盤旋，向那白氣中直衝而進。那怪大驚，慌忙把口一閉，收回白氣，又將四足向水面用力一伏，竄入波心而去，黃衫客焉肯容他，借著劍光護體，使一個寒鴉撲水之勢，把身子往下一逼，躍入水中，緊緊追趕。那怪慌了手腳，只想覓水而逃，又恨被寒光逼住，不敢行動。黃衫客看看將近趕到，拚指向劍光連指數指，這劍望著那怪頂門直劈下來。那怪此時愈加著急，使一個鯉魚攻水之勢，掉轉身軀挺著四足，向黃衫客狠命撲來。黃衫客微微一笑，喝聲：「孽畜，休得猖獗！」即在丹田中運出一股氣來，向著那怪一呵。此氣乃是先天三昧真火蘊結而成，比著凡火有百倍之熱。這怪怎能抵擋得住，頓時在水中縮成一團，動彈不得。黃衫客把手又向劍光一指，這劍直飛下來，將怪腰斬水中，分為兩截，鮮血直冒，湖水變紅。黃衫客十分過意不去，道聲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可惜爾數千百年修持，一旦化為烏有，皆爾不守正道，妄思圖害生靈所致。」口說著話，把手將袍袖一揚，收回仙劍。因念怪雖斬了，奈在水中，看不出究竟是甚妖邪，十分利害，何不取上岸去瞧瞧仔細。遂一手提著一截，遠遠先自撩上岸去，然後將身透出水面，慢慢的踏波而行。果然仙家妙用，衣服冠履，毫無水跡沾濡。逮至到得岸邊，定睛向此物看時，並非別的水怪，乃是一隻極大白獺。牙長似戟，爪利於鉤，身約丈餘，毛濃寸許，自頭至尾，一白如銀，並無半點雜色。黃衫客暗付道：「原來是這孽畜，怪不得方才口吐白氣。那氣中如有五個指爪，卻是他驅魚的長技。但白獺髓乃金創中第一聖藥，不論如何血流皮破，只須合琥珀屑熬膏敷治，立刻便能止血生肌，將來且無一些斑點。《西陽雜俎》及《拾異記》中載：吳主孫和寵鄧夫人，一日和醉，舞玉如意，誤擊夫人頭角，額破血流。太醫奏請以重金覓白獺髓和琥珀末敷治始痊，此是明證。惟調敷時因琥珀太多，以致脫痂之後留有一點血痕，殷紅奪目，後人相傳為獺髓妝，播作美談。這是下藥時銖兩未稱，乃至於此。否則色澤均勻，可以毫無破綻。況世傳獺肝能治肝胃等疾，亦極神驗。我今何不把他剖了取作藥籠中物，留著醫治世人，豈不大妙。」主意定了，甚是歡喜，探手袖中，取出仙劍，先將胸腹剖開，取出肝來。大凡飛禽走獸的肝葉，本來皆一葉的，獨有獺肝按月而生，一月一葉，此時正在三月，故有三葉之多。黃衫客即取湖水洗滌一過，再運丹田真氣向肝連呵數回，把那水濕之氣吸乾，收入懷中豹皮囊內。又把足骨及頭尾各骨敲開，傾出好些髓來，白膩如膏，也用先天真火炙乾，一並收入囊中。餘下的皮肉等物，依舊拋入水內，任他隨波逐流而去。從此為混元湖除了一患，免得後來或有凡間甫經得道之人，欲渡此湖，被其吞噬，且免湖中水族傷殘殆盡，其造福卻也不小。

黃衫客既將白獺收拾已畢，把豹皮囊揣入懷中，藏好仙劍，起一個海底擒龍之勢，飛身下湖，用水遁法，不多一會渡過仙湖，早登彼岸。但見一片荒郊，絕無人跡，因仍駕著土遁，走有百里之遙，看看紅日西沉，依然前不把村後不著店。黃衫客連夜趕程，也不稍歇，直走了一日一夜，不知經過幾重惡嶺，幾道毒泉，始覺漸有人煙，到了登州地界。我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紅線女，自駕金遁與黃衫客分途之後，他雖是往東南去的，卻也要過混元湖而行。只因當初共工氏與顛頂爭帝，共工頭觸不周山，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，後來雖得女媧氏煉石補天，那地卻未曾補得，所以混天湖的湖面東南方比西北方有數十倍之大。紅線女到得岸邊，看見一片汪洋，茫無涯涘，欲使水遁之法，深恐湖面大了，未免費力，故把蓮鉤一蹬，起在半空，駕著半雲半霧而過。俯視湖中，甚是風和浪靜。惟西北角隱隱似有一道殺氣直沖霄漢，正黃衫客劍斬白獺之時。紅線女因急欲趕程，也不去仔細看他。及至渡過湖面，有五百餘里沙漠之地，不但人跡不到，連鳥獸樹木也是沒有。直待過了此處，方見遠遠的有幾點青山，卻有大海阻隔。那山乃在大海之東，正是山東曹州境界。紅線無心觀玩，依舊縱起雲光，片刻間過了海面，始慢慢的將身一晃，落下塵埃，款步而行。

其時已是申牌時分，大約又走有三、五十里之遙，見有一座高山擋路。這山周圍三百餘里，共有三十六個高峰，一個個高插雲表，所以名載雲山，十分險惡。紅線見了，心下躊躇。正想再縱雲頭越過此山，忽聽得山凹裡有一片哭喊之聲，心下大疑，急忙將身一縱，來在一個小小峰頭往下瞧看。但見來了一伙大盜，約有二三百人，為首的身長九尺，向外一張鍋底臉兒，身穿元色綢軟鎗，腰束黑績戰裙，頭上邊皂色襖頭，足上穿一雙元青緞扒山虎薄底快靴，兩手提著兩把潑風刀，押著一個愁眉淚眼的女子，過山繞道而去。紅線暗付道：「看這光景，分明是伙酒色強徒。但這女子，獨自一人來此深山何事。若說他有同行親屬，或被強盜殺了，因何地上不見屍骸，好不令人難解。我今既到紅塵，正要行些俠事，何不看看明白。若這女子果有冤情，何妨殺了強盜，救他下山。一來泄個不平，二來可與行人除害。」主意一決，跳下峰來，探手胸前，取出一個胡桃大小的劍丸，臨風一晃，化作一道寒光，隱著身形，尾隨群盜而去。

抄過了十數個峰頭，便是山寨，約有一百餘間房屋，也有是瓦蓋的，也有是草編的。又轉了兩個山灣，方是大寨，共是九開間七進高廳，乃依山傍嶺而成，所以一進高似一進。

那黑臉的盜，押著女子，直到第七進廳中。紅線仍舊借著劍光隱在廳前屋簷之下，舉目望廳上看時，只見正中間坐著一人，八尺以外身材，一張淡黃色臉，兩道疙瘡眉，一雙蜂目，顴高耳陷，口闊鼻低，腮下邊一部短髭不到半寸，身披杏黃罩衫，內襯葵色短襖，頭上戴一頂鬮籠紫巾，腦後雙飄雉尾，腰間懸著一口三尺長的佩劍，足登粉底豹皮靴，分明是個盜首模樣。回頭，只見那黑臉盜先自上廳，說了幾句言語，聽不甚楚。這盜首便傳女子進廳，高聲問道：「看你小小年紀，倒有這般大膽，究竟姓甚名誰，從何處來，到何處去，從實來說，或者免爾一死。」女子只是嚶嚶啜泣，絕不作聲。盜首因冷笑道：「你縱不說，我也知道。你來的那一條路，除是往臥虎營去，別處不通，明明是在營中秦大人那裡逃出來的。本來你年紀尚輕，貌也不錯，可以收留在山。只是大人與我頗有交情，今雖被吳頭目拿汝上山，還當著吳頭目送汝到臥虎營去，聽候大人發落。」這女子不聽此言猶可，聽了之時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帶淚罵一聲：「狗強盜！原來與負國強徒往來。不幸我乍離虎穴，又入龍潭，也是命該如此，只苦的不知我父母生死若何。」話尚未完，看他搶進一步，將頭向著盜首的腰間直撞過來，乘著勢兒，雙手找他佩劍，要想拼一個你死我活。盜首見了，哈哈大笑，喝一聲：「賤人，休得無禮。眾英雄何在！」猛見廳事兩旁來了百數十個人，一個個手持刀械狂奔上來，黑臉的盜也在其內。紅線此時再耐不住，將身一現，喊聲：「女子休要驚慌，俺來與你殺這一班強徒。」一道劍光向大廳上直逼進來。黑臉盜見半空中飛下一人，好生驚駭。後見也是一個女子，濟得甚事，提著潑風刀望紅線面門劈來。紅線喝一聲：「止！」但見劍光一繞，這顆斗大的黑頭頓時落地，鮮血直流。眾盜見殺了同黨，那肯干休，發一聲喊，圍將攏來。盜首也拔出佩劍，大喊：「何來潑婦，傷我弟兄，休要放他走了，倒了俺郝天彪一世威名。」紅線心中暗想：「看此山寨，至少也有數百人，不能殺戮太多，有

傷上天好生之德。諺言『擒賊擒王』，不如先把那自稱姓郝的盜首殺了，餘盜略略示些儆戒，使他們棄邪歸正，豈不是好。」因起三寸金蓮，打一個著地掃兒，把群盜跌出丈外，伸手並著兩個指頭，向劍光連指兩指，這光直逼郝天彪頂門而來。

那天彪是一個積盜，慣走江湖，見冷森森一道白光射來，曉得必是劍術十分利害，急將兩腿一蹲，使個潛蛟出洞之勢，向外飛奔。誰想這劍如生著眼睛一般，呼的一旋，飛也似的跟了出來。天彪大驚，要想回身竄入人叢，或可幸避，奈已不及，只得大叫一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急起佩劍，使一個五花蓋頂之勢，拼命保住頸項。那曉得耳根後聽的一聲，卻被紅線連劍連人斬於廳前地下。這把佩劍削成兩段，落在血泊之中。也是郝天彪為盜半生，姦淫婦女殺害人民，造孽過多，故此只落得這般結果。眾盜此時嚇得一個個膽戰心寒，面如上色，丟下槍刀，一溜煙多想往外逃命。誰知紅線又起兩個指頭，向劍光團中略指一指，那劍望著眾盜頭上直砍下來，只得共叫一聲：「饒命！」一線齊的跪地告求。正是：

蟻虻尚然知惜命，為人焉有不貪生。

畢竟不知眾強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